



■ 寇可红

俞雨汀，1926年出生，浙江嵊州市人。1949年就读于杭州国立艺专（现中国美术学院前身）绘画系。中国画师承中国当代大师林风眠先生，擅长写意山水风景和花鸟。现为世界教科文卫组织专家成员、北京宋庄国际书画院终身院长、台北故宫书画院终身名誉院长暨终身客座教授、世界教科文卫组织联合会名誉主席等。

作品曾获1995年中华炎黄书画艺术大展最佳作品奖、新加坡书画创作比赛获特等奖、1997年国际书画大展赛获金奖。2002年，作品入编《世界美术大典》获“世界美术大奖”；获2003年人民日报艺术名家“金杯奖”金奖、2004年“国际优秀作品评选”之“国际艺术精品奖”、2005年首届中国文艺“金爵奖”之“书画最佳奖”、2007年作品《山水》在世界华人艺术精品大展评选中被授予“世界华人艺术突出贡献奖”、《水乡》在“中国百科优秀作品（论文）”评选中荣获壹等奖。

作品入编《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书画家》、1949—2000年《中国美术选集》、《世界美术大典》等大型画集。传略入编《世界美术家传》、《世界名人录》第十卷。2007年，入选《中国历代书画名家辞海》，同年其作品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和国家邮政局出版发行一套“当代中华文化名家专题邮票”。

岁月如晦，与恩师之佳作失之交臂

1966年初秋，风雨如晦，享誉世界的一代大师林风眠忧心忡忡，他预感即将被抄家，凝聚他大半生心血的作品将前途叵测。情急之下，林先生想到了他在浙东山区的一个学生，如果能把作品交到他的手上，自然不失为是一种保全之法。但当时林先生在上海，他的行动已经被监视，更为糟糕的是，他不知道这个已经失去联系十几年的学生的准确地址，更别想以最快速度联系到他，即使能联系到他，也不知如何把作品安全交给他，万一出纰漏，还有可能连累这个学生。这个二十世纪生不逢时的巨匠，终于感到绝望了。赶在红卫兵抄家之前，66岁的林风眠先生悲壮地将自己的一千多幅作品，一张张亲手撕碎，泡成纸浆，倒入马桶中，用水冲走。上演了世界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艺术大师被迫自毁如此之多作品的惨烈一幕。

可想而知，那一千多幅倾尽林先生大半生心血的分量。而如果这批作品能交到林风眠先生浙东的学生手中，并妥善保存下来，无疑将是对中国艺术的巨大贡献。这个学生是谁？很多年来一直是一个谜，就像林先生当年的动念一样，深深埋在他的心里。

曾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的肖峰有一次去香港拜访晚年的林风眠时，问及林先生是否还能记起他们班的若干同学，林风眠先生清晰地说了三个学生的名字，并补充说印象极为深刻。肖峰后来撰文提到此事，说其中一人就是俞雨汀。

俞雨汀到很久以后才知道此事。后来他去拜访林风眠先生在国立艺专时的助教苏天赐先生。苏天赐先生告诉俞雨汀，林先生对俞雨汀很是看好，评论说当时俞雨汀素描功夫全班第一。

苏天赐先生复告知了林风眠先生当年有

意托画而最后不得不放弃的想法。俞雨汀听了，犹如惊雷，在感奋林风眠先生知遇之恩、信任之心时他终于明白，尽管他在国立艺专只度过了一年半时光就离开了，尽管他不像林风眠及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等弟子学生被世人熟知，但他一直在林先生的内心深处，与那些功成名就的弟子别无二致，并至死不忘。

江湖夜雨廿年灯

1926年，俞雨汀先生出生在浙东小县城嵊州的乡下，山清水秀的殿前村。俞雨汀先生从小就和裹着小脚的寡母相依为命，由于生计艰难，就叫丧妻的舅舅住到了村子里，可以就近帮忙。所以有了亲哥哥背着6岁的小雨汀走两里路去乡主庙的小学上学的美好回忆。

还是孩童的小雨汀，每天写完字，手上脸上都是墨迹，80多年后他用嵊州土话笑着说，每到放学就“像一个活灶鬼一样”。就这样每天磨墨写字中，俞雨汀先生爱上了绘画，他画舞台上的戏剧人物，画乡主庙里的菩萨，画得活灵活现。

俞雨汀先生从读小学开始，就成绩优良，但是缺少劳力的贫困家庭，实在无法供他继续上学。倔强的俞雨汀先生尽管知道母亲的无奈，但又实在不肯辍学。正蒙小学初小毕业后，他又考入了当时嵊县颇有名气的位于甘霖镇两里路的诗高小学，亏得有学校的帮助，这个被评为“模範儿童”的品学兼优的孩子，最后总算完成了小学学业。老师知道俞雨汀先生的家庭贫困，建议他考师范，尽管社会上看不起师范生，但师范是公费的，对于贫困子弟未尝不是一条出路。

也是机缘巧合，由于日寇侵略，原在慈北的有名的浙江省立锦堂师范因为慈溪沦陷搬迁到了嵊县长乐石下阳村，俞雨汀先生考上了该校的简师部（招收小学毕业生，学制四年）。两年半后，嵊县也沦陷了，学校迫不得已搬到了缙云。俞雨汀先生在小学里就和美术老师吕革非合作画抗日组画《王老五当兵打日本》，在师范学校里，其美术作业更是屡屡受到表扬。

在缙云一年半后，十八岁的俞雨汀先生从锦堂师范毕业，先后在上虞、嵊县、慈溪几个小学任教。1949年5月，杭州解放，俞雨汀先生辞去教职，直奔杭州，时年秋天考进了闻名全国的国立艺专，成了新中国首届艺术生，当时教他们素描的老师正是苏天赐先生，艺专老校长林风眠先生的高足。

进了艺专的俞雨汀先生，学习非常刻苦，进步很快，颇获苏天赐先生嘉许，后领着他和其他几位优秀的同学到了林风眠先生住处，接受大师亲自教诲。

但是造化弄人，这师生之缘，实在是太短了。1951年3月，已两年没有回故乡的俞雨汀先生，得知他的妈妈思念他，担心她颠着小脚来杭州看他，于是就向学校请了半个月的假，踏上了回家省母的道路。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俞雨汀先生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国立艺专的课堂，还陷入了一场旷时数十年的病灾之中，与恩师林风眠先生自此天各一方，至林风眠于香港仙逝亦终未一见。

十年一觉作画梦

林风眠先生从小就对色彩有特别浓烈

的兴趣，总缠着母亲去村里新开的染坊看颜料。林母是个单纯美丽的瑶家女子，在家里地位低下，因为和年轻的染坊老板多说了几句话，就被族人抓了起来，绑起来拷打得鲜血淋漓。年仅六岁的林风眠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母亲。成年后，林风眠画过很多以“宝莲灯”、“白蛇传”为题材的画，“救母”是他一生不能解脱的情结。直到晚年，林风眠先生还常喃喃地说，如果没带母亲去那家染坊就好了。

那么，林风眠先生喜爱的学生俞雨汀先生不知有没有想过，如果没回家看母亲是不是就好了。

俞雨汀先生向学校请假时，因身患肺结



核病正发着低烧，他先是坐车到嵊县城里。当时城里到殿前村没有公路，步行三十里到家后，由于身体疲劳，热度上升。俞雨汀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对此仍记忆犹新，他说，当时，把我的妈妈吓坏了。肺结核俗称为肺癆，当时几乎无药可医，可谓是不治之症。所幸，俞雨汀先生的嵊州老乡、国立艺专的同班同学袁沙送了他一本《肺病疗养法》。书是嵊县籍同乡、时任北京协和医院X光主治医师张发初写的，患了肺结核病如能照书中所说方法的去疗养，就能痊愈。俞雨汀先生遵照书中的指示在家里调养，由于无医生指导，病情不断反复，常人难以想象他养了十二年后才恢复健康。十余年间，也没有什么上好的食物作为营养，每天只是由俞雨汀先生的妈妈去豆腐店里花三五个铜板买来一大碗豆腐，放点盐和酱油在饭碗里蒸一蒸，就作为下饭菜。硬着头皮吃了十几年，病愈后的俞雨汀先生，身体养得胖胖的。

一个专业扎实、授课认真的教师，一个酷爱画画的沉默老者，一个戴着鸭舌帽、拿着饭盒在食堂和宿舍之间缓慢行走的背影，成了这十届学生共同的温馨记忆。十年后，因年事已高，俞雨汀先生正式退休，而蒙时任校长恩准，因其为学校作出的贡献以及自身的特殊情况，他可以在楼梯间继续居住。

四年后，俞雨汀先生在朋友和学生的帮助下，离开了石璜，定居嵊州城关镇。

老夫纸上少年狂

俞雨汀先生早期学画，走的是传统一路。直到由苏天赐先生带着，进入林门。林风眠先生的画以“中西融合”写心中块垒，多正方形图，无标题，特点鲜明，风格悲凉、孤寂、空旷、抒情，观者一望即知。

俞雨汀先生入林门后，得林风眠先生亲炙，林、苏两先生对其均有极高的期许。说实话，其时的俞雨汀，看到林先生的作品，觉得极美，心生欢喜，但只是仰望，尚不可及。后人生迭遭变故，内心孤苦，忽然想起当年林先生的画，便找来临摹，始觉个中滋味。最终让年龄上已进入老年的俞雨汀先生，在艺术上焕发了最为绚烂的青春。上世纪90年代，俞雨汀先生携画作《水乡》前去南京拜

见苏天赐先生，一如四十年前向老师交的作业，苏先生见之大为赞叹，终于告诉他那句迟到的期语：我和林先生一致深信你将画出绝佳佳作。

得此大期许，俞雨汀先生如是感奋，便集中精力开始走林风眠先生创造的一路，即用西洋画的颜料在宣纸上画中国画。但苦恼随之而来，俞雨汀先生发现自己的画太像林风眠先生，虽得一脉相承，但缺乏创新。

俞雨汀先生开始回忆林风眠先生的作画过程：墨勾、斫、洒、泼，视欲追求的画面效果，候干或稍干或趁湿上色；或者色、墨同施，把握好水分的干、湿度数，追求水色朦胧的效果；或者色、墨交错。

从表面上看，林风眠先生的画显得色彩明丽，而由于重视色彩，他只把黑色当作一种颜色，更与传统的水墨画大相径庭。另外，林风眠先生留学期间大多消磨在东方博物馆的陶瓷作品上，造成了他作品中技术成分的缺失，中国画赖以生存的骨线被抽去了“笔墨”的特质。从某种角度而言，西方之技只是林先生使用的手段，体现的依然是空灵、含蓄、抒情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审美取向。

俞雨汀先生自学画始，即刻苦临池，浸淫于石鼓文，魏碑数十年，笔墨功夫精到，他想到在传统中国画中，可将书法笔意融入其中，那么在中西结合的彩墨画中是否可以尝试呢？

林风眠保留了传统作画过程，往往从墨勾开始，是否能跳过这一环节？尽管对画面的把握难度加大，但无疑可以更为开放，更具可能和创新性。

总而言之，俞雨汀先生在新的创作实践中，加强了笔墨与色彩的关系，保留了林风眠先生倡导的写意与构成、意境与形式的统一观点。本质上，笔墨与色彩的关系正是林先生探索与创作的主线。俞雨汀先生深思熟虑后的变革，尽管带有偶然性，与师生两人在书法上所取得的成就有客观关联，但无疑，他解决了林先生当年的苦恼：我的画还算不算中国画？

曾帮助俞雨汀先生移居嵊州城里，并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关注，研究他的陈耘文先生认为，俞老师的成功并非偶然，皆因他有天才式的绘画才华、数十年书法积累的笔墨功夫、精湛的素描功底、深厚的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基础；更为难得的是，由于自身境遇，独得一种物我两忘的大静气，唯其静水，才能流深，便有了返璞归真的烂漫；再者，与林风眠的悲苦、悲怆在精神上具有相通之处，也有利于俞老师更能把握中国画的深远意境。

原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院院长肖峰先生看到俞雨汀先生的新作后，曾题写：“天赐遗韵，林门新篇”八字，巧妙地道出了俞雨汀先生得林风眠和苏天赐先生真传，又新开面目的成就。

俞雨汀先生如今八十有七，每晚睡眠良好，一觉到晨，每晨即起，演练太极，棚捋之间气韵充足，白日即作画不辍。于是想他最近的六十余年，实在是简单的，似乎只做了五件事：生病、画画、写字、太极、教书，其实也就是一件，画画而已，只不过这画开了林门新篇：弥补了林风眠先生笔墨所不逮之处，新开了恬静、安宁、道法自然之境。

